

绿皮火车的岁月

孙克艳

雪花为谁绽放

杨明军

生命中那些曾经的感动
总是在记忆里刻下深深的印痕
每当季节的脚步迈入冬天
轻盈曼妙的飞雪
也总是以娇媚花朵的形式
绽放在我尘封已久的心窗

袅袅婷婷的靓丽身影
旖旎着光辉灿烂的人生旅程
明眸闪动的童贞与清澈
诉说着青葱岁月的纯净和美好

假如时间可以倒流
我一定眼含星星
伸出稚嫩笨拙的手掌
来托住这刹那的快乐与忧伤

韶华的青丝渐行渐远
固执的雪花
却依然在血脉里灼灼怒放
蓦然回首 沧海桑田
是谁定格了这如梦的图景
又是谁让这洁白的花朵
散发着醉人的芬芳

故乡的年味

王连生

在远方打工的城市
我听见故乡的呼唤
那是熟悉的年味
在心头轻轻弥漫

那是老街的石板路
回响着童年的脚步
那是门前的腊梅花
在寒风中静静绽放

那是漂亮的窗花
贴在记忆的玻璃上
那是炉火的暖意
在冬夜里缓缓流淌

那是母亲的手
包着团圆的饺子
那是父亲的笑
在酒杯中轻轻荡漾

那是新年的钟声
唤醒沉睡的晨曦
那是春联的红
映照希望的光

故乡的年味
是岁月的沉香
是情感的港湾
温暖着游子的心房

时间是有腿脚的，一眨眼，又跑到了年底。而“春运”车票的发售，犹如吹响的号角，它告诉我们，新年即将到来。

“新年”和“春运”这两个词，是有画面感的，它会让亿万国人的脑海中，翻涌起无法磨灭的回忆。而对我来说，那些年乘坐绿皮火车回家过年的经历，就像一场场梦，是那么的逼真，又是那么的遥远。

第一次坐火车回家过年，是在我工作两年后。在外工作两年了，浓浓的思乡之情就像夏天疯长的野草，无边无际，将我吞噬。无论如何，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哪怕只能待上三五天也好，吃吃家里的日常饭菜，呼吸家乡的新鲜空气，说说家乡的亲切方言，蹒跚家乡的厚重大地……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甩不掉了。况且，去年在外地过春节时的窘迫与辛酸，仍历历在目。清冷的街道，萧条的公司园区，即使想花钱也没地方花。当众人在阖家欢乐的时候，我却一个人孤独地吃着泡面，还一口气连吃了好几天。那种人骨的凄凉和辛酸，我再也不想品尝了。回家，回家过年，成了那时我唯一的奢望。

之所以说回家过年是种奢望，是因为春运的火车票太难抢到了，有多难？难于上青天！

惊喜的是，那年公司帮大家团购了很多票，其中就有我的一张。大家拿到票的时候，都欢呼起来，好似捡到了金疙瘩。而那些没有抢到票的同事，只能一脸落寞地看着抢到票的满脸欢喜的同事们。

公司放假那天，我们早早地收拾好行李，提前几个小时来到了火车站。谁知，火车站的广场上早就挤满了乌泱泱的人群，人声沸反盈天，身在人海中的我们，说话都得靠喊。

在刺骨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后，终于进站了。这时，同行的两个年轻男同事竟然脱掉了外套，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白衬衫，还挽起了袖子。我霎时懵了。虽然是南方，但到底是隆冬，何况还是深夜最冷的时刻。来不及多想，我们就被身边的人潮推着向前挪动。人贴着人，行李碰撞着行李。尖叫声、吵闹声，夹杂着火车站的广播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看到无数涌动的脑袋在前后、左右晃荡。大家都拖着笨重的行李，一脸严肃地向前冲。一不留神，就会被冲散，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我们一起向前跑，终于看到了绿皮火车的身影，大家几乎是拼尽全身的力气作最后的冲刺。然而，车厢门口堆积的人群，犹如过独木桥般艰难。这时，一些人通过车窗往里爬，或传递行李。

当我们找到座位并摆放好行李，我赫然发现，那两个只穿了一件白衬衫的男同事竟然挥汗如雨，而我自己也汗流浹背，我们好似打了一场仗。

当火车慢慢开动后，喧嚣的车厢逐渐安静下来，座位上、过道里、车厢连接处，到处都是满满当当的人。空气似乎都凝固了，脑袋也跟着昏沉。看着车厢里水泄不通的人群，我好似在梦里。

在摩肩接踵的车厢里，上一趟厕所也是需要勇气的。不过二三十米的距离，却似跋山涉水一样艰难。所以，我尽量克制吃喝，免得麻烦自己和别人。

我和女同事让出了一个座位，给了一个无座的年轻妈妈，她抱着一个年幼的孩子。于是，我们两个女生就轮流站着。

天亮了，看着火车将路边的山脉、河流和

建筑抛在后面，感受着火车的舞动和歌唱，心中百感交集，有激动、喜悦和期待，我知道，我离故乡越来越近了。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历经数次倒车后，我终于站在了故乡的大地上。是的，就是这样熟悉的风光，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无边的原野上尽是墨绿色的麦苗，清冽的空气中混合着麦苗的清新。在呼啸的北风中，无言的大地彰显着蓬勃的生机。

看到前来迎接我的父母，我的心中涌动着澎湃的潮水，喉咙哽咽，眼睛酸涩。那一刻，此前所有的劳累都一扫而光。千言万语，都抵不上我们相逢时的满面笑容。

在短暂的假期里，我卸去了在外打拼时的一身铠甲，像个小孩子似的被亲人们宠溺着。吃喝玩乐，繁文缛礼，仍是一年又一年的重复。但不知为何，我却不再抵触，并觉得那些早就烂熟于心的规矩和仪式中，有一种莫名的情感和力量，它撞开了我的心田……

欢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几天后，我又乘坐拥挤的绿皮火车南下了。在车厢里，飘荡着各种特产的味道，那是家的味道，是我们奔赴回来的意义，也是将带给我们能量的源泉。

此后，逢年过节，回家的路，总绕不开绿皮火车。那一列列如长龙般的绿皮火车，一端载着我们的梦想，一端连着我们的故乡。每次乘坐绿皮火车，总有一些令人动容的事迹和瞬间。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每隔一年，就会涌出来，与新的经历叠加在一起，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并随着时光，长在血肉中。

啊，远去的绿皮火车，是我们无数中国人，共同的记忆！

剃年头，迎新年

李硕

在我心里，新年的钟声，其实是从剃头师傅那嗡嗡作响的推子声中开始的。小时候，住在村子里，剃头这件事，从来不用出家门。每隔一阵子，村口就会传来一阵熟悉的吆喝：“剃头喽——剃头喽——”那声音，就像村里的广播一样，一响起，家家户户都知道，剃头师傅来了。

我记得那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头，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个木头箱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剃头工具。每次他来，母亲就会把我从屋里喊出来，搬个小板凳放在院子里。我乖乖地坐下，一眼不眨地看着老头从箱子里拿出一块泛着油光的白布，“哗啦”一下抖开，围在我脖子上。

那推子贴着头皮，凉飕飕的，发出“嗡嗡”的声音，像是一只小蜜蜂在我脑袋上忙碌。我忍不住地扭来扭去，老师傅就会笑着说：“别动嘴，不然给你剃个歪头！”周围的小伙伴们围在一旁，嘻嘻哈哈地看着，时不时还调侃几句：“你这头剃完，像个小和尚！”那时候，剃头，是件热闹又好玩的事儿，是平淡日子里的一点小期待。每次剃完头，我都觉得自己像换了个人，浑身透着清爽，仿佛已经提前穿上了新衣，准备迎接新年。

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城市里的理发店一家挨着一家，装修得富丽堂皇，和村里的剃头师傅的理发环境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每次过年回家，我都已经在学校附近的理发店剪好了头发，但每次走进家门，母亲总是会习惯性地摸摸我的头说：“嗯，头发剪得挺精神，就是少了点啥。”

我知道，她怀念的是小时候那个在院子里给剃着头的、充满童真气息的欢乐场景。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小镇实习工作。有一天，同事跟我推荐镇上的一家理发店，说：“去‘美理发店’找银霞阿姨，保准让你满意！”

于是，腊月的一天，我走进了这家小店。一进门，银霞阿姨就笑着迎上来：“小伙子，想换个啥发型？”她看起来四十多岁，脸上洋溢着热情，眼神里透着专业。

我坐下后，跟她说：“阿姨，快过年了，您看看给我弄个精神点的发型。”银霞阿姨一边拿着梳子梳理我的头发，一边和我唠家常：“你是哪家的孩子呀？看你面熟，是不是老张家的？”我笑着回答：“阿姨，我是以前街上老李家的，最顽皮那个。”“哦，原来是老李家的那个‘顽皮头’，都长这么大了！”阿姨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跟我说起小时候我在镇上调皮捣蛋的事儿，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说话间，银霞阿姨的手不停。她的剪刀在我发间灵活地穿梭，推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不一会儿，一个时尚又精神的发型就出现在镜子里。我忍不住赞叹：“阿姨，您这手艺太绝了！比城里的理发师还厉害！”阿姨笑着摆摆手：“哪有那么多夸张，我就是干了这么多年，熟能生巧罢了。过年就得有个过年的样子，头发弄精神了，新的一年才有好开头！”

从那以后，每到腊月，我都会去美理发店找银霞阿姨剃头。在她那儿，我找到了小时候那种对剃年头的期待，也感受到了小镇生活的温馨与踏实。

剃头，对我来说，不再只是简单的修剪头发，它是我们小时候迎接新年的欢乐时光，是母亲眼中的焕然一新；长大后，它是对家乡味道的追寻，是在忙碌生活中给自己的一份仪式感。每一次剃完头，我都觉得自己离新年又近了一步，离美好的梦想也更近了一步。在这个小小的理发店里，银霞阿姨用她的双手，为我剪出了新年的憧憬，也剪出了我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炸出来的年味

吴昆

年，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而在我的记忆深处，那热闹热闹的“炸”，便是奏响这场狂欢的激昂序曲，将寡淡的日子瞬间炸出了浓郁的年味。

还未到年根儿，家里的厨房就成了烟火的舞台。母亲系着围裙，穿梭于炉灶与案板之间，开始筹备炸货。一口大铁锅稳稳架在灶上，像是等待出征的老伙计，锅里的油尚未烧热，便已蓄势待发，散发着淡淡的油香，引得人满心期待。

第一拨下油锅的，往往是丸子。母亲将肥瘦相间的猪肉剁成细腻的肉馅，加进葱姜蒜末、料酒、生抽调味，再磕入两枚鸡蛋，撒一把淀粉，顺时针快速搅拌。待肉馅上了劲，攥在手里，虎口一挤，圆溜溜的丸子就滚落进热油里。“啦啦”一声，热油瞬间沸腾，丸子周围涌起无数细密的小泡泡，像是给它披上了一层晶亮的纱衣。起初丸子是淡淡的米色，随着油温的舔舐，颜色渐深，最终变成诱人的金棕色。捞起一颗，趁热丢进嘴里，外酥里嫩，肉香四溢，舌尖轻触，那饱满的汁水便在齿间爆开，年的鲜香就此弥漫开来。

炸藕盒也别有一番趣味。母亲把莲藕洗净，切成薄片，中间夹上拌好的肉馅，再轻轻一合，裹上面糊。面糊顺着藕片的缝隙流淌而下，藕盒像是穿上了一身奶白色的铠甲。入锅后，藕盒在油里翻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炸好的藕盒，咬开一口，藕的脆爽与肉的醇厚交织在一起，清甜与咸香在味蕾上共舞，每一口都是荤素搭配的绝妙演绎。

还有炸带鱼，修长的带鱼切段洗净，用盐、花椒、八角腌制入味。入锅时，带鱼带着一身咸香的“底气”，在热油里舒展身姿。炸至两面金黄的带鱼，鳞片酥脆得仿佛能一片片掰下，鱼骨也被炸得酥软，连刺带肉一同嚼碎咽下，满是大海馈赠的鲜香，那股子浓郁的风味，为内陆的年添上一抹别样的海韵。

炸货的香气是有魔力的，它能穿透门窗，飘散在胡同巷子里。邻里的孩子们闻着味儿就寻来了，站在门口，眼睛亮晶晶地盯着锅里的美食，母亲总会笑着捞起一些分给他们，小小的厨房里满是欢声笑语。而我们这些自家孩子，更是像守护宝藏的小兽，守在锅边，趁大人不注意，快速地埋起一块炸货就跑，躲在角落里大快朵颐，烫得嘴巴直哈气也舍不得停下。

年，就在这一场接一场的“炸”中越来越近。满桌的炸货，是年里最实在的富足象征，也是阖家团圆时最解馋的零嘴儿。阖家围坐，唠着家常，手不自觉地伸向盘中的炸货，“咯嘣”一声，酥脆在耳边回响，暖意在心间流淌。

这炸出来的年味，是岁月沉淀的老味道，是烟火烹炸出的浓情，把平凡日子炸出花来，让岁岁年年都有了回味无穷的香甜。

公益广告

小区不放鞭 你我共平安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